隨聞錄 一

廿四

丁未夏 手謄

隨聞錄序

天地之生久矣元會曆將末之期三綱入漸頹之域晦盲迷亂如水益下春秋之義理講明無人則亂臣賊子何所懼而不接踵而起蝟聚而至哉窮陰用事羣芳盡摧小人得時君子盡戮所以然者小人稟窮陰之氣而以生也故當其得時盡戮君子自合乎窮陰用事盡摧羣芳者也此固物理之常而古今同矣罰不及嗣聖訓昭載而至 我朝辛壬禍亂做出睦虎龍三手之變書 先朝禮遇之四大臣及國家需世之諸君子既盡刑殺又施孥戮此實千古所未有之刑禍也無罪諸臣之酷被烈禍猶屬餘事尤有大於此者綱有三焉而首於三者豈非君臣乎倫有五焉而先於五者亦非君臣乎惟我 東宮誕膺儲位則君臣之義已定矣伊師之言曰使吾君不納於堯舜之聖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使吾君不納於堯舜之聖則尚有撻市之恥矣而況以我一毫無疵之 儲聖為凶徒之白地搆誣

使貽千古難洗之惡名而莫知所以卞明則環海東數千里之邦忠臣義
士有歛無徵嗟吁麟筆之嚴誅邈矣雖回鯨吞之亂逆全然無懲肆其惡
喙露出凶臆趙泰耉崔錫恒之輩則以梁獄勿問故奏之此則搆誣之極
也金一鏡則以懷刃鍾巫蹀血禁庭勒提於頒赦之文此則誣辱之極也
雖後世謂虞舜逼帝堯謂王季讓泰伯之凶說何以加此嗚呼使此綱之
首倫之先極光明之大義旣任當時之乖亂終為後世之眩惑則綱常斁
絶義理晦塞嗟我東禮義之邦其將為夷狄之俗豈不大可懼哉是以有
隨聞錄矣所謂隨聞錄者特取其何所聞也從他甲乙邉如此如彼之聞
皆是一偏之私言固不足取信也至於閭巷之言無偏無黨實出於公正
之心故擇其所聞之丁寧者隨以錄之其他疏章之自判忠逆者及鞫招
之自露者則明之以僞歸如是焉而已矣豈敢容一毫私意於其間也忠
逆之所關僞歸之所由欲具卞之明言之詳也故不無重疊其說而於其

中亦有一節之深於一節者也惟後人無論四色平心舒氣而觀此錄焉
則事蹟昭然脉絡相連　東宮之黙昧辛壬之誣獄瞭然可知如在目擊
苟以為不然則此傳其凶逆之心法故也尚復何誅嗟呼禧嬪之禍甚大
矣一轉而為己巳之變再轉而致辛巳之凶三轉而有辛壬之禍朝廷之
善類一網打盡　宗社之危機迫在朝夕苟究其本由一禧嬪而已蓋斥禧
嬪者全出於遵守　先王之義理而扶護國脉之計也扶禧嬪者全出於
迎合　主上之私情而要奪朝權之計也孰為忠孰為逆請視諸掌完山
後人忠巖居士自號農叟李聞政序

隨聞錄卷之一

肅宗十二年丙寅傳曰以張氏為淑媛 大殿春秋將滿三十尚無儲嗣之望 中宮殿用是憂悶深勸 大殿仍納張氏至是封淑媛寵傾闈內

正言韓聖佑疏諫

丁卯五月五次加卜以趙師錫為右相晝講特知事金萬重曰趙師錫之加卜閭巷之言曰與貴人張氏母家親密故請托而致相矣 上大怒傳曰言根今日使之自首金萬重拿問三招不對言根宣川定配

戊辰九月二十八日昭儀張氏誕生王子時昭儀母乘屋轎出入禁中持平李益壽見之毀破燒火推治其奴 上教以出入有命不為論啓而擅刑命內需司罪禁吏諸臣多爭之不從李益壽疏畧曰昭儀之母即一賤人何敢乘屋轎而出入於 殿下之宮闈若是其無嚴云、

己巳正月初十日引見大臣六卿三司長官 上曰國本未定國勢單弱

即令莫大之計在於王子建名號故今予下詢若其遲回觀望敢有異圖者納官退去也吏判南龍翼曰國勢孤危朝野顒望之餘　王子乃生臣民慶幸何可勝達第今日　下教出於意外定號之舉亦涉太遽即今內殿春秋方盛今此舉措豈不太急戶判柳尚運亦以為參兵判尹趾完曰南龍翼之太急為言誠是矣漢明帝明德馬皇后嗣續斷望之後以章帝子之必以正嫡為重可見矣　王子生纔數月此後正宮終無螽斯之望則國本不關定而自定矣沈梓所奏畧同少異大諫崔奎瑞曰　聖上春秋鼎盛　王子生纔數月定號何若是汲汲乎今日下詢既是大事則當從容訪議乃以官爵先為脅制群下至有退去之　教特群下太迫而殿下亦未免大段失言矣領相金壽興所奏亦以太遽為言　上曰宗社大計不在多言元子名號舉行事分付該曹　傳曰以元子定號

五。月四日廢黜　中宮殿于安國坊私第光弟家私備膳羞以供朝夕

四月二十三日即中宮殿誕辰也例納供上單子及貿單　上皆命還給
供上盤膳皆命埋諸後園命廢日供　上之如此大過擧內則有張嬪之
日進讒間外則有南人之潛謗　上意故也禧嬪張氏陞為妃以其父張
烱為玉山府院君尹氏贈坡山府夫人○賜死金壽恒珎島謫中○校理
朴泰輔與吳斗寅俞櫶李世華四十餘人上疏極諫廢妃事　上大怒夜
二更御仁政門親鞫朴泰輔而亢直不服　上愈加盛怒嚴飭擠杖　上
曰汝敢終生毒不為直告泰輔曰臣於疏中已為直告　上愈怒曰汝何
為妬忌婦人肆其惡毒至此也時泰輔皮肉糜脫濺血滿身神色不變敢
容厲聲曰　殿下何忍有此教也夫婦人倫之至聖人人倫之至雖庸常
匹夫猶重夫婦之道則況我母后配體何地因一時之忿不念古聖之訓
而向　中宮之言若是鄙慢也　上曰汝一向斥我亟以誣上不道遅晚
泰輔曰元子誕生之後　殿下見過如此臣斷以為浸潤之讒入於其間

而殿下莫之察也 上玉音不成良久乃語此何言也壓膝火刑之具
速為待令壓膝嚴問泰輔曰臣於今日狂妄而死則死矣誣上則千萬曖
昧連施壓膝二次顏色不變 上曰奸毒若此辱我無足恠也夢記之說
是何言也汝以予為做幻虛語耶泰輔曰夢本冥漠豈可一一契合於將
來耶不過偶然上達之過失而今 殿下因此一事為大罪案此豈非莫
大過擧耶今雖以 中宮為憑信夢兆實出於 殿下好夢之致前日引
見頻說夢中事以示信重之意則臣以為此亦 殿下之先自失而然也
上盛怒使羅卒倒懸於柱上而裸體遍烙連加二次須相權大運閔黯良
久進曰火刑之法本有其處遍烙非例也 上曰然則依例為之天威震
疊屢促遲晩泰輔微笑徐對曰臣雖骨燒決不當誣供遲晩如此而後方
可謂之臣節臣於今日固當盡節語侵 先后之嗣基 殿下不之罪獨
於臣有何大罪而施此慘刑耶 上曰汝果終不遲晩耶泰輔曰如欲殺

臣則雖肆諸市朝安敢辭避今若遲晩則死於地下不免為誣服之鬼豈
不愧衆鬼指笑之囮耶生不能救正寧欲死而遠然也速賜極典顧羅卒
曰此鉄冷更炙来自是閉目緘口終不一言烙刑又至二次終不遲晩
上遂起還内殿命於内兵曹復為鞫問来善按刑盛氣厲聲曰今此罪人
各別嚴刑恭輔曰吾有何罪既被酷刑今到外庭若是深治耶来善若不
聞者然杖々考察遂加一次脛骨拉碎血如泉湧夫来善者凶獰之漢也
極逆之漢也惜乎以　主上之英明内信妖女之讒間外陷凶徒之逆謀
既有廢正宮之大過終得殺忠臣之惡名也　上進用南人權大運為領
相睦来善為左相金徳遠為右相六曹政院及三司皆以一邊人除拜朝
著遂大變原州儒生安璥等疏請命黜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文廟之
享埋兩賢位版　賜死前領相金壽恒前右相宋時烈其他一代名流或
杖殺之或竄逐之殆盡無餘

庚午四月日樫妻謗簡中入丸藥三箇納于闕內曰此藥極利於瘟疫且
益壽可進於　元子上怪之即詣內殿使修答更求其丸藥則樫妻諱匪
曰與初入之簡相準此簡則可知其眞僞　上以藥和飯飼猫〻即斃矣
拿樫究問先是樫之妾與女欲害其嫡母咀呪發覺黜其妾逐其女至是
賫進成藥於闕內者疑妾是與女陰欲嫁禍於嫡母之計也於是驗其筆
跡與其女大相似樫請殺其女　上教曰不可以筆跡之疑似成罪姑置
之樫又啓曰以其妾之咀呪嫡母之妖惡如此爲不可貸自　上命曰其
女則並其前罪而遠黜之其母亦並黜之又因吳提緯招三司請拿問鄭
重萬之妻即樫之妹也　上曰至親婦女處罰爲難重萬配鐵山鄭妻配
龍仁益鄭妻無他所犯則何故三度移書於吳提緯令番供招一如前辭
保全人生云矣哉提緯供招之時三度謄書並納之所以三司之請拿鄭
妻也而　上以至親婦女不許之

甲戌春金春澤將圖驅出南人復位 中宮卒為大運來善輩所發覺枷
因係王獄明將行刑是夜二更傳曰音之因推者今及為鞫問昔之定配
者今及為極刑一日二日使三木囊頭之罪因充滿於金吾傳相告引輒
稱面質幾盡請刑其所前後援引者亦將次第羅織然則主家及一邊之
人其得免於搒掠竄殛之誅者鮮矣其愚弄君父魚肉搢紳之狀極為痛
惋參鞫大臣以下並削奪官爵門外黜送閔黯及禁府堂上並絶島安置
傳曰前領相南九萬拜領相權大運代吏判柳尚運李玄逸代兵判徐文
重睦昌明代刑判尹趾善閔宗道代工判申翼相吏參朴泰尚除授故判
府事閔鼎重復官賜祭 傳曰金錫胄至於壬戌誣告人金重夏金煥之
獄事處事謬戾自致人言固有其失而朝家待大臣之道事體自別原其
本情豈負國而然哉特為復官 傳曰宋時烈罪狀多而其中貶君亂統
之說不過彼輩背持之好題目 至於妄論宗廟一款尤是情外竊嘗平心

舒究常自悔恨矣特為復官賜祭南龍翼李師命復官 傳曰强臣南擧
敢伸救廢人者當以建律論斷事既已布告中外此則專出於嚴防伸雪
復位亂我國事也自古帝王於此等事雖已明罪廢黜而亦必參酌善處
恩威並施不害為寛大之道也須年有一大臣以廢人移處別宮等事陳
劄蒙允而更又思之廢處未久世子未離阿保以此處分未免太遽故姑
寢不行矣今不可全無恩禮令該曹移處別宮處所定于於義宮 傳曰
移處別宮命下之後使人致問則辭意悽惋悔心殊切令人不覺感動更
命移處于西宮景福堂供奉如法而入宮時用屋轎摠管及軍兵導從等
事參酌磨鍊令該曹斯速擇日
五月十二日午時 中宮乘屋轎前後射隊禮官陪從與車儀仗從曜金
門入闕大小諸臣依例肅謝於 中宮殿嗚呼聖母之廢處私第者今幾
年也僅有一大臣以移處別宮事劄奏之外更無以移處為奏者亦無一

人從容善諫感回　聖聰以此復位之慶不在於羣下之至誠而必自於
聖意之悔悟若使　聖心終未之覺悟我　聖母其將永處於私第而竟
無復位之舉耶竊慨夫朝臣徒畏於　殿下御敎者用律之令莫敢發一
言今日之朝廷直諫之風有乎無乎臣子之義有乎無乎吁可歎也其在
人之臣分義道理北面稱臣者逐日進諫終歲力爭期於回天後已也
主上雖有一時之嚴令在廷諸臣其何可盡誅之乎盡竄之乎
丙子五月姜五章投疏告世子外家墓所埋置凶穢之物而兵判申汝哲
家奴應先户婢僅之墓傍　上親鞫之申汝哲胥命闕外　上還授所納
符　傳曰勿待罪應先受刑九次不服而死　上命曰若告作變人者當
重賞之張家墓奴業同裹粮出來留連墓所自謂之曰數日後當有變恠矣
果得埋凶之物領相南九萬左相柳尚運右相申翼相曰不可以疑事成
獄　上命放業同諸囚三司力請窮覈期於得情　上命鞫問業同受刑

承服希載家自作不人而誘致應先於酒家勸飲屢杯應先乃醉倒寢其
戶辟而故墜於張家墓所埋凶之日以埋凶之事欲作應先之所為也以
應先欲作申汝哲之所使也蓋其意先禍申汝哲家而仍為網打兩人之
計也主其謀者乃李義徵之子弘渤也云弘渤屢次受刑而鞫問業同
領相南九萬左相柳尚運右相申翼相按獄相議曰自蓋而嫁禍西人實
涉於疑然而獄事若涉於禧嬪則豈非難處乎領相遂與左右相請對以
陳不可窮治之由　上曰今聞卿等之言正合予意仍命罷鞫遠配業同
羣議譁然攻斥三相三相並出城外待罪夫人事臣君之道不可容一毫
私意只從大義而已矣孟子曰舜為天子瞽瞍殺人則皐陶執之雖以天
子之父既犯邦憲則尚有皐陶之執之則何況　世子所生之母乎希載自
蓋其墓欲禍他人苟究其設施凶謀則禍人家國雖三尺童子尚可量矣
三相豈不知之而或恐事涉於禧嬪所謂業同不為窮治罪止遠配烏得

免臺斥之峻岌乎窮治業同而若無禧嬪之所犯則禧嬪旣空矣若有所
犯則此在　主上之參酌處分而三相之處事亦將光明矣心上終挾一
私字以當然窮治者陳奏羅鞫雖畢竟無事禧嬪則長在黜昧之中三相
則難免挾私之科也
辛巳八月閏中殿薨成服後九月二十三日　傳曰大行王妃二年遘疾
而禧嬪一不問候居常不曰中宮殿而必曰妖人又潛設神堂於就善堂
之西而與其婢僕日夜祈禱極其綢繆是可忍乎濟州栫棘罪人張希載
亟正邦刑　傳曰張氏罪惡今已彰著若不早爲善處則他日之慮有難
形喩實出於爲國家也爲世子也張氏使之自盡◎二十五日傳曰內司
因禁罪人雪香丑生淑英時英哲生等拿來明日　仁政門親鞫時　王世
子年十四朝臣恐搖國本擧懷憂懼之蘗領相崔錫鼎左相李世白右相
申琓吏判李畬兵判金構戶判金昌集會闕下聯名陳劄請亟寢成命

傳曰公卿會論劄勿爲捧入啟院玉堂請對同副尹趾仁曰罪人諸狀雖極絶痛何必親臨鞫問乎況今梓宮在殯而用刑梓宮咫尺之地亦是未安推鞫禁府實合允當右副徐宗憲依此所達 上曰諸臣事〻防塞潛設神堂何等罪惡而敢以設鞫禁府爲請乎並推考假注書李命世曰趾仁所達之言誠爲切至殿下以今日處分出於十分商量 非出於一時激惱爲教而臣見己巳日記亦有非出於一時激惱爲教然畢竟悔悟則安知今日處分亦出於激惱之致乎 上曰今日事爾何敢比之己巳乎人臣分義豈容如是命世拿問定罪 傳曰憲等日夜切齒至恨未雪而臣子之敢覬謀害國母之賊一至於此尹趾仁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翌日還收○領相崔錫鼎劄略曰漢景帝使田叔按數梁獄太后憂之不食啼泣帝亦患之矣田叔盡燒梁獄事實而來謁帝問曰梁事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然上勿以梁王事爲問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法而已 矣梁王伏法

而太后寢食不安是憂在陛下帝大然之使叔謂太后曰梁王不知也太
后大喜起坐而餐帝亦大喜朱子書之綱目而先儒亦美之噫君臣父子
並列倫常恩義經權互為輕重而太后與世子雖有親屬尊卑之殊人君
慈愛之道臣子服事之義固無異致而宗社大計之所關係又如何重也
況今 春宮情境其可比論於涕泣不食而已乎夫梁王一藩臣也明有
死罪之時因太后愛少之情屈法曲貸先儒猶且許之今禧嬪設有難赦
之罪念 春宮誕育之恩為春宮憂傷之慮必賜寬貸不至於彰竟暴揚
左右不逞之徒則依律致辟以伸王法如羊勝等事以安 春宮恐不悖
於今日處變之道也昔者 仁廟宮中有誣蠱之變辭連貞明公主臣祖
父文忠公鳴吉時為首相上箚論之曰臣之疑難於此事者非為公主之
婢子所以不忍於公主也非為公主也所以不敢負 先王也亦所以不
敢負 聖恩也公主天屬雖尊其所株連乃在咀呪上躬而其時太臣之

言如此　聖祖之所以處之者亦不竟其事今所不忍於禧
嬪也乃所以愍　春宮也亦所以不敢負　聖明也惟我春宮以稚弱之
年乃於倉卒遽遭人倫罔極之變震驚崩迫當如何哉若使摧剝頑廓不
得自全其情性則非但重傷　殿下止慈之恩其於宗社何　答曰寢勿
行之說出於大臣實涉未安叔英等刑二次家服神堂所祝之事願除妖
氣邪氣成所願云云所謂妖氣邪氣指　中宮殿所謂所願指　中宮昇
遐則禧嬪復為中宮之意也云云並凌遲處斬領相崔錫鼎再次陳諫辭
意懇到切至庶感　天意而無批答至於三劄　批曰謀害國母乃是莫
大之獄内埋咀呪外設神堂凶逆之節不一而足乎則累日親臨帳殿必
欲究得而大臣連日三陳劄子猶恐獄事漸露且今親臨之舉謂非人君
之體有若譏乎者是豈人臣之所敢發諸口乎此而置之末流之患必至
於義理晦塞而後已領相崔錫鼎中途付處

十月初八日傳曰禧嬪張氏疾惡內殿潛圖謀害設神堂於內外日夜祈
祝埋凶穢於二闕不啻狼藉情節盡露神人共憤此而置之得志他日則
国家之憂實難形喻覩於前史可不畏哉今予為 宗社為世子為此不
得已之舉豈樂為哉張氏依前備忘使之自盡上自大臣下至三司而以
念 世子誕育之恩憫世子情境之慘極軫全恩事疏請而一併 不允
初十日禧嬪張氏因 上教自盡惟我 王上亡國之事不一而足而皆
能惕然覺悟如日其更眞超百王英明之主也全罷禧嬪之妖邪聽禧嬪
之讒間而廢黜任姒之正宮張嬪不過一後宮而陞為妃張嬪之父不過
一常賤而封府院君張嬪之母亦不過一常漢之妻而贈府夫人且如朴
定齋千古所無之忠臣以無前酷刑而殺之此莫非亡国之事而未幾改
悟復位中殿追贈定齋斁敗之彛倫始扶晦塞之義理始闡矣牛溪栗谷
東國之師宗而黜享文廟文谷尤翁柱石之賢相而一併 賜死其外名

公頑輔若非杖殺則皆竄逐而其所任用皆是閭黯輩無父無君之亂賊也亦莫非亡国之事而又復覺悟來善讎玄逸之徒一時逐出牛栗兩先生復享文廟文元兩大臣復官致祭進用南九萬朴世采崔錫鼎申翼相申琓李世白李畬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趙泰采其他次次收用者皆是一代名流也朝著之上自此一新按獄希載之奴業同也領相南九萬以不可嚴治之意為奏而　上亦可之蓋領相之以是為奏非愛希載也或恐事関禧嬪也禧嬪不安則世子亦不安也領相不可嚴治之奏實出於為　世子忠赤之心而斷無他意然業同妖蠱之招既敀於希載其在王法鞫問希載斷不可已也鞫希載而罪止於希載則誅希載亦不可已也若其辭連禧嬪則禧嬪雖有誕　世子之功而即一後宮也以一後宮既犯罔赦之罪則烏得免祖宗閔石之與乎其在　世子情境極慘而只待主上處分勉抑之情而已且使希載早伏王誅妻孥黨援盡為竄逐則豈

敢肆行凶計至成宮禁之變哉使彼希載之罔赦屈王法而宥生於世間者六年于玆矣妻孥黨援晏在輦下而潛結怨國之徒日夜經營者莫非謀害 坤位傾覆王室之計也凶謀滋長毒禍蔓延震剝之變竟出於宮闈安知不由於希載之不早誅乎領相不忍於為 世子之情私乃有業同不窮治之㕘此是領相平生一誤着也世人之言曰此大臣之救解希載為一身長遠之謀謂之為 世子挾私則在所難免而謂之一身之謀則千萬曖昧也非徒領相為然同㕘之左右相亦然矣又從而放之於護賊一節深於一節世道何其危險也以此論之則人臣事君之道只此大義理而無令一私字容於其間也 上連日親鞫妖巫賊婢之招禧嬪行凶之事這這畢露上意遂決於處置禧嬪又下備忘記曰世子情私乎豈不念而如崔錫鼎劄辭引喩無倫固不足論大臣諸臣之為春宮眷眷之誠亦豈不知哉第思之又復思之思之熟也事已至此有此處分而實無

他道理也張氏依前備忘使之自盡茲以予意諭諸左右大哉王言今日處變之道光明正大深長宏遠卓越百王雖堯舜復起無以加此苟或拘於 世子之一時私情使謀害 國母之妖賊得漏於三尺之王章則義理壞矣彝倫絶矣法綱頹矣神人怨矣如是而國不亡乎雖或幸而不亡主上萬世之後即禧嬪得意之日也肆然稱 國王誕生之母恣行暴虐無所不至當此之時誰能制之 國王實無奈何大臣亦無奈何君臣上下坐而待亡之外無他道也罔極之變想復如何猗我 聖上以是慮焉廓揮乾斷快除凶妖非特為明義理正彝倫立法紀於今日實其於為國家長遠之慮當復如何哉備忘記曰若不早為善處則他日之慮有難形諭實出於為國家為 世子願以諸臣全恩為請之薄見何敢窺 主上深泓長遠之涯涘也哉領相崔錫鼎即一世名相也禧嬪謀害 國母之罪神人之所共憤也其在國法不可容貸者領相。不知非之而連陳三劄

以救之非為禧嬪也實為　世子也斷斷忠赤之心有可以見之然若其
禧嬪以冤罪而遭此則其在　春宮冤鬱之懷崩迫之痛無以自抑而自
制辭天叩地推背腐心情性莫全疾患易成到此地頭在朝諸臣雖至碎
頭殿砌濺血肆市力爭不已也而夫禧嬪難貸之罪雖至情之間必有默
料也雖切驚怛隱痛之心而帝王之度量迥超於凡人以　春宮聰明之
姿其必以義而制之以禮而裁之勉抑私情之切至覺得大義之關係則
豈有喪性成疾之理乎頃相之劄連以莫保性情易致疾患為奏其或以
凡人區區之私情而仰揣者歟人臣事君之道只可以義不可以私也且
頃相劄中以漢景帝貸罪梁王引喻之何其謬哉梁王景帝之天親也禧
嬪　主上之後宮也以後宮何敢擬之於天親乎但以天親言之宥罪梁
王在所不已也昔帝舜之封象亦以是也況景帝母后在上為母后愛少
子之情宥罪梁王既致母后之歡喜且保天親之恩義矣至於　主上只

拘於世子之私情遂貸一後宮貫盈之罪則帝王家法到此蔑矣春秋大義於是壞矣領相之以此引喩未知其得當也烏得免　聖上悖理無倫之嚴教守然以斷斷忠心或慮　春宮之不得保護不顧　聖躬之嚴切違進三劄一領相已而也前領相南九萬賦性正直秉心忠貞歷事累朝位至三事其間事蹟則當賊堅鴟張之日挺身獨當抗章極言當己巳罔測之變不憚逆鱗退斥權奸其他不顧身謀一心事君之丹忠炳節不可勝籌矣累遭竄逐幾陷大戮而精忠諒節不少挫焉實無愧於古之大臣矣當業同按獄之時以不竄治為奏者斷無他意實為　春宮之地而亦出於忠赤之心也謂之過慮可矣而臺啓峻發或謂之釀成或謂之禍源或謂之掩護請罷而不足又請竄配至於金普澤之疏至謂不顧大倫惟一身日後利害禍福是揣是度首貳　聖母曲護凶逆此大臣之前後忠節街路之所興誦則普澤豈。不知獨而猶忍如此者專出於伐異猜賢之心

也至於前領相崔錫鼎則請寬禧嬪一款亦出於為春宮之忠心也此則左相李世白申琓吏判李畬兵判金構戶判金昌集心相同也識相同也罰相同也而特以領相三罰之怨至區而別之乃為眾目何其不公之甚也此無他不計是非公論專出於黨同伐異之習也自是之後世人謂之曰老論亦禧嬪少論扶禧嬪此亦謬言也然則以若南九萬崔錫鼎尹趾完尹趾善之賢相豈扶禧嬪之邪妖耶皆出於為　世子之忠悃而謂之扶禧嬪人心之危險於此可知也吁可嘆也以一禧嬪之凶妖為老少論之機關所謂老少論亦可笑也○曾在甲戌後宮崔氏生　王子是謂延礽君　聖母之復位多賴崔氏之開悟　上意也禧嬪當伏誅之日乃曰一見世子然後方從上命毋害情理在所難禁許　世子相見禧嬪同買流涕不暇而反出不忍說之惡言肆其毒手侵及下部　世子即地氣塞半餉之後回蘇闕內驚惶　世子自是之後仍成奇疾容貌漸漸瘦黃精神時

特啓眩論其前日罪惡雖庭斬肆市不為過也而賴有 世子自覺闕內
亦云幸矣何怨於 世子而為此不忍惡毒之手乎古今天下豈復有如
此惡毒之人乎

乙酉十一月有世子傳禪之 命領府事疏諫 答曰今日此舉出萬
萬不得已惟卿之體諒也其後諸臣連諫未幾還收

庚寅二月領相崔錫鼎曾以藥院未盡誠事承 嚴批方在待命因左相
徐宗泰陳劄救解 特命還寢即日出仕之後七度呈辭 教以勉副即
日尋鄉仍命卜相以李畬為領相左相金昌集右相李頤命

丁酉七月右相李頤命獨對罷後復有諸大臣命招之舉且有 王世子
聽政之命獻納朴聖輅論獨對之非右相上劄辭職 答曰獨對之事非
今剏行卿願謂承宣同我隨入則尤無所失矣 備忘記曰五載沈綿之
餘目疾添重視物益昏酬應漸難國事可慮依國朝及唐時故事 世子

聽政
八月初一日世子聽政朝參節目禮曹入啓領府事尹趾完聞右相獨對
之報舁櫬入京陳劄非斥蓋右相獨對時　筵教非在外之臣所可得聞
然自然漏泄於外矣略聞漏外之言則初以　世子代聽政事下詢則右
相奏曰此非臣獨承之事也與諸大臣議定又教曰欲用唐太宗故事卿
意何如右相奏曰殿下何出此言也非臣子所敢聞汲汲而退於是　命
招諸大臣乃下　王世子聽政之命矣細究是日之處分則命右相獨對
者欲詢其過失之教而右相牢拒之則　上知其不可搖動遂招諸大臣
乃　下聽政之命若非右相之牢拒當日事未可知也而特其右相之牢
拒故　上雖有發端而終未得行也此豈非右相之得體乎是日中外莫
不驚惶疑惑領府事得聞此報忙忙入京劄斥右相　批曰予病至此變
通之外無他道理此固已定于心使　世子聽政之教予先發於口而大

書武從之與

臣奉承則與　世宗朝事自然相符其歲受　教之下未聞有爭之者今必爭責大臣此予之所未解也又　傳曰今茲使世子聽政之教遵依國家故事則處分得宜固無可言者若以筵教有懷欲陳夫孰曰不可領府事以篤疾之人汲汲入京有若國家安危迫在呼吸者然舉措極異常告君之辭亦未擇發而至於右揆則直以私臣一筆句斷驅之罔測之科是誠何心也　答右相辭劄曰領府事言獨對事遺辭至深其意實在於逐卿況獨對時卿之竭誠匡救可質神明則大臣之言豈非卿之至冤乎雖以批旨觀之竭誠匡救可質神明　聖教既如是明白則右相之匡救下寧無疑也然獨對之舉上下交失既曰獨對則必有隱微之教也人君有何隱微之言於臣也人臣敢承隱微之教於君古人云纔疑之地君子避之是故原任大臣之還召於是日者實有歉於識事機知輕重之故也

九月初一日　告廟頒赦　世子聽政

庚子六月初八日　上昇遐于慶德宮院相金昌集右相李健命依舊例共議斂匠允事稟　旨依達◎十二日　大行大王成服

十三日王世子嗣位告訃兼請謚使判府事李頤命李㙆朴聖輅爲前定差　李頤命細議于領右相曰今此使行竊有深慮者存矣　主上當辛巳之變旣被禧嬪毒手之犯且驚禧嬪極慘之事自是之後容貌漸至於瘦黃而血色頓減調和有鬱火時動於肓膈而精神常多昏迷遂成奇疾病氣快著於外　世子之接見北使亦屢矣而彼使見其病色之如此也每有未滿底意矣今當奏聞嗣位之時彼人之心有難測萬一有意外之事則將若之何在我愼重之道不可無預備自前我朝有請彼若不肯則有行貨得成之例且近來赴燕之行其所交接專出銀貨雖冬至謝恩之例行請得公貨以備分斂應副之資者便成規例今番之行實關國家大事而亦持銀貨而去以備不虞僉意如何諸大臣皆應曰諾於是請得六

萬兩銀子以行及至彼中無獘準事而還持去銀貨依本數還納戶曹
刑曹判書俞集一以崇秩宰相謂有身病一不進於問候之班揆以分義
已極乖當而在於哭班晝觴隨後至被同列對面之誚且有臺啓削奪之
請清恩君韓配夏當國恤蒼黃號痛之際在於闕外私次盃盤狼藉分義
情禮俱極駭然如臺啓論斥前參判李光佐位登宰列深蒙國恩而 王候
添加候班連設謂有情勢一不進參侍藥設廳祈禱山川舉國驚惶而略
不動念至於仙馭賓天斂匠有命則肆然出齊衛路吏卒目之以不忠
七月初八日梓宮加漆之時有召對之命領相金昌集奏曰當此宅恤之
時不廢典學之工凡諸群下莫不欽仰而昨暮始講夜深乃罷今日又有
召對之命即令盛暑赵日開講恐損 玉體有時召對似好云云右相李健
命亦奏曰此時異於常時 玉體亦易受損召對姑停似好云云或有問
於領相曰自古帝王未有臨講於諒闇之中方今 主上居廬而講學恐

非禮經何不引經而奏之姑停召對於因山之前而乃反以有時召對為
奏殆不近於百步五十步之間耶領相曰吾豈不知此耶自來　王候源
委在於鬱火時々衝激精神數々昏眩其若潛心於典學則或為降鬱火養
精神之一助故所以引其端而仰贊也若今盛暑逐日臨講則恐有損於
玉體故所以有時開講而奏之矣聞之者皆服其憂愛之誠◎玉堂俞拓
基問誌進講冊子於諸臣領相曰禮經帝王禮節之所載則尤合於喪中
之所講以禮經進講為宜◎十一日壽曰在京百歲老人二人招入事分
付校理洪廷弼疏諫曰卒哭之前開講之事老人招入之事恐有未安云
云右相責之曰年少儒臣徒知直諫之義全昧時措之宜也方今　主上
憲候自非鬱火衝激則精神昏憒　聖心豈不知卒哭前開講為未安而
連日召對者托心講學欲忘鬱火之意也今者招入老人亦以此意也今
在近侍之列未審　上候如何且昧　聖意之所在疏諫若當時者然未

知其可也諫君之心出於愛君之誠今時則只可愛君不可諫君矣聞之
者莫不歎服○二十一日幼學趙重遇以張禧嬪追報事上疏其曰追報
之道禮經明訓禮經所謂追報事其果以古亦有如禧嬪之大變怪也如
先王之大處分也如今　上之所處地也而乃有追報之說耶不論本末
之出處只憑追報之二字敢擬於今日是誣禮經之本義也其曰毋以子
貴春秋大義春秋所謂毋以子貴者即公羊悖禮之說而胡氏之傳極論
其非程朱兩賢亦甚嚴斥而敢以此勸君上是納君上於不測也其曰上
自大臣下至三司而無一人為　殿下言此事者是敢以不軌之心凌侮
朝廷也其曰　先大王之靈必冊咈於今日之舉是敢以不道之聽見勒
持　先大王之靈也其曰璿源譜略有禧嬪二字而　先大王未嘗有刪
去之舉則　先大王微意在於其間夫禧嬪罪雖貫盈而嬪則錄也譜略
書之曰禧嬪之外無他可稱之字也是故以　先大王至精至微之大處

分至於禧嬪二字存而勿論可也乃以此敢謂曰 先王微意在於其間
矯誣 先王胡至於此也況此五大罪有一於此則罪犯罔赦而彼重遇
一疏之內五罪俱彰在廷諸臣同聲嚴討之不暇而趙觀彬趙聖復一二
臣之外率多袖手傍觀而至若吏判趙泰耇上疏辭職當日出去果川承旨
宋成明謂有母病陳疏受由皆有故避之意也蓋 先朝失志之徒不樂
於 王業之奠明積猜於正類之當局者蔵禍心厥惟久矣當 主上嗣
位之初以禧嬪追報之事把作奇貨先圖迎合 上意以擇嗣宗學之計
利誘貴戚潛謀除去國本如彼凶謀雖曰秘密自然漏洩傳說紛紜人心
危疑懸國之徒同一謀計逆肚相連故重遇悖疏之出也或視之尋常或
逃避不現無一討斥者惟獨老論中數三人陳疏嚴斥則老成諸君子皆
止之曰重遇之事薄物細故也 主上尚無嗣續之望而延礽君即 先
王之小子也 主上之親弟也聰明之姿迥出百王仁孝之德夙著小歲

定策儲嗣非逐初君而離也禪位遜讓之事雖違於禮經不至於亡國
世子策封之事令若少緩則國祚絕矣方營定策大事而何必事於詩作
重遇積忤於群小上以妨大事下以致速禍耶以定策 世子自初劃計
而主論者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三大臣也同議者權尚游閔鎭遠鄭澔
李宜顯李觀命趙聖復洪致中李晩成申銋任埅宋相琦洪啓迪諸君子
皆是一代名流也以至于文官堂上堂下武臣堂上堂下莫不樂從於冊
封 世子之議惟獨趙相泰采則三大臣初不同議故趙相全然不知也
而三相之不與趙相同議者以趙相與趙泰耉泰億兄弟爲從兄弟而恐
事機之漏泄也一日則三大臣同會議事之際趙判府泰采以單騎猝至
奮袂而言曰諸大監方營國家大事而何獨擯小生也金昌集笑而不答
李相健命正色曰吾輩不幸當國勢之危急計短謀拙末由効力盡悴惶
惶只願速死而已今日之會欲以盃酒暫消世慮也有何國事之所營也

人或從廿卅是

吾三人深蒙 國恩位忝大僚冝圖保 宗社之策而其於無才能何也
設或有之何可同議於謀移國本之舉喬泰億同祖孫子兄弟無是事而
大監自何得聞營國事之報也趙相瞠視良久噓唏歎曰小生釋褐以後
追隨大監輩肝膽相輸情誼相通凡幾年所也小生雖禀賦不敏才智
猶然素有忠君愛國之誠粗知君子小人之別默察諸大監之平日持心
可以為社稷之臣可以托六尺之孤 先王付畀之托良有以也然方今
國勢漸危邪黨醞醸而諸大監束手噤口殆若忘國者然心切訝怪矣去
夜為參忌事往從兄家方其臨卧之時從兄潤曰金昌集輩謀議 世弟
冊封云台其知之耶對曰今始初聞從兄曰君於此輩尊之若神明而營
此大事業不與共議其內疏之心有可知矣台勿更親假托曰冊封 世
弟而其實移國之計若復親密後必禍及小生及聞此言始知諸大監之
營好事而獨擯小生心惕怔之所以汲汲而來願聞其計則乃以我為大

年至親諱而不發却之退之至於此耶烏在幾十年推詡之情誼耶小生
與從兄自來情跡而曾見青驂貴客頻數來往於角里殆淡漓離故若非
朔朝與忌日則初不投足今乃疑我方營存 社之大計而初不共議終
欲擯斥耶此故人不知我之謂也金相執手欣然曰太監廢地人易疑之
今聞痛快之言忠赤之心即地可掬趙相曰 主上素有奇疾春秋今至
三十四歲而前後兩宮尚無螽斯之慶延礽君 孝廟之孫先王之子
主上之弟而年貌壯盛膚學日就建儲之事時日爲急而諸太監何緩之
也三相同辭曰事理則然卒哭之前不可遽議也李相顧金曰重遇之疏似
是大機括必有指嗾者矣趙相曰大機括曷勝言哉曾聞或者之言曰天
理人情上下一也 主上今登寶位必欲追報於禧嬪此固宜但擴而至
若尊其祀與加等墳墓誰敢曰不可乎爲今日臣子者只當以勉抑至情
一遵 先王爲癸而罔不敢如前所言之也亦不敢如前防塞也雖無重

遇之疏　主上追報之心已切於平日況今重遇之疏迎合　上意者耶
若一切所言一切防塞此固取禍而敗事之道云此言何如也金相曰今
日北面之臣依前所言在所不敢而若有過隆之禮一切防塞不亦可乎
一自重遇之疏出也吾黨之人怫怫憤激云邪之徒揚揚自得文象大不
佳而且恭者鳳輝輩締結貴戚日相會議彼輩所議者乃擇嗣宗室之事
也　主上克友於延礽君常常撫背而言曰三宗血脈惟汝與予而予則
自幼有奇疾莫可致遠所恃者惟汝而汝漸長成　祖宗之所依國家之
福也　主上之愛延礽如此其篤則邪黨莫可讒動　上意而南九萬即
少論之領袖也禧嬪伏罪之時有一言之救故　主上自潛邸時恩感於
少論邊人也吾黨之人自初所言禧嬪不有餘地已多積忤於　聖心而
到今　主上嗣位少論之以追報禧嬪事容悅　上意不見可圖矣吾輩
之自此退斥容可說乎此則初無一毫顧惜而彼結貴戚以擇嗣宗室之

刹日復日流入宮闈則婦人褊性易以動搖而若售彼計則國脉絶矣吾
輩族 先王付托之重豈顧斧鑕之誅耶重遇之疏卽彼輩施亾之漸也
締結貴戚卽彼輩移國之計也吾輩爲延礽一死之外無他策矣爲延礽
豈非爲國家耶吾輩白首殘年當此不幸之會命耶時耶雖至萬戮庶共一
心以保三宗之一骨肉則死而作忠義之鬼而可報 先王知遇之感矣
四相一時流竄焉○二十六日告訃正使判府事李頤命副使李肇書狀
官朴聖輅出去
八月初七日進香之需極其奢靡至求異國珎恠之物專務以相高 先
大王臨御以來專尚節儉之餘以此奢靡之物充於進香之饍需而朝臣
無一進諫者惟司諫金濟謙疏諫之其畧曰 魂殿進香出於臣子追慕
之情誠不可以已也然而不當以物之豊侈爲禮也禮固以小爲貴者天
子用特牲諸侯之奉膳於天子亦止一犢豈非至敬之地簡事之道以小爲

貴者乎今臣等之於　大行分義禮節與諸侯之事天子〻〻之事天宜
相等也其所以尊祀之者今當以小為貴而臣聞各衙門諸宮家營辦進
香之費至於數百千兩之錢幣貿異國難得之物務以相高故其間多有
苟且之事不正之食而奢靡則極矣不但違於禮經貴小之義也　先大
王節儉之德卓出前古所御殿內總紙廳上紋席皆令添補者閱卷之間
莫不傳誦癸巳夏摸寫　御真之月所進膳羞極其菲薄入侍羣臣始得
覩膳至今敬嘆以為帝王之盛節今臣下之所自以盡其誠者大乎。大行
平日之心為。其未安孰大於此宜令政院急速知委於中外各處進香饌
品視前克減務從簡潔以昭。大行大王節儉之至德也聞之者皆曰若使
廷臣皆如金濟謙之開陳善道於　主上嗣服之初克齊君臣可明於今
世矣稱美之言至輿擡而播傳宵小之輩倍有崎屹之心矣
九月初七日大司成黃龜河書進掌議尹志述所懷畧曰伏見判府事李

顧命所撰幽宮之誌則於辛巳年○年沒而不書臣切不勝驚駭痛惋之至夫
辛巳群閒之變暗密難測而我　先大王明於燭機謹於防患快夬乾剛
明施典章使宮闈肅而輿情洩其處分之嚴正志慮之深遠求之簡策亦
所罕見也　先大王有此聖德事而允為　先大王臣子者孰不敢思盡
表章於來世哉然而顧命乃於白首之年猶且顧瞻利害費盡機巧慝
先王陰厚之恩藉他日讒賊之口此豈人臣所可忍為也而及其公議譁
然俱不可以逃罪則敢以諱親之說依為義理有若　殿下眞有可諱之
親而臣子眞有當諱之義者然噫嘻此何言也惟我　先大王先后受祖
宗付托之重而傳序於　殿下嗣登寶位為　社稷臣民之主則　殿下
°不敢之復有私親義理至明況辛巳　處分寔出於　先大王為國家萬
世之慮前後章奏之批明示聖意之所存者炳如日星則　殿下之不敢
復以他意存於淵衷道理當然今相臣既怵迫於禍福使　先大王懿美

之德不免於掩翳而不章又復傅會經訓文致奸言要以自掩其心跡誣
一世耳目嗚呼使 先大王若在於今日則相臣猶敢以此等語肆然於
章牘之間哉其不畏無状之罪又不可勝誅云云蓋相臣之撰進 先王
誌文也不提其辛巳事者一則以 主上不忍聞不忍言之事一則以臣
子爲其君諱其事之意也揆以事理參以分義則相臣之不復提辛巳事
於今日撰誌之時者亦爲不悖於義理矣 先大王辛巳處分實出於廓
揮乾剛明施與章肅宮闈而洩輿憤以將亡之國勢措之盤泰使危懼之
人心得其妥安猗歟盛哉其盛德至善可以表章於萬世幽宮之誌矣而
相臣雖或不得已闕之亦一欠事也尹志述以一年少儒生非作大臣氣
節之讜直言論之森嚴有足可尚而至若 殿下眞有可諱之親殿下不
敢復有私親等語極涉狂妄難免過激矣以 主上誕生之地言之則禧
嬪即 主上所生之親也其曰不敢有私親云者不亦狂妄乎以辛巳極

變之事而言之則禧嬪乃 主上可諱之親也其曰真有可諱之親云者
不亦過激乎母子之間至情所在也禧嬪之變怪自變怪 主上之至情
自至情辛巳以後 主上之隱痛當如何哉為今日北面之臣者至於辛
巳一欵不敢復提分義當然是以相臣之據 先王遺誌也初不提說者
此也人臣分義當以相臣為正矣若斷自 宸衷為其私親而有過隆之
道則為臣子者以死爭之未為不可而所謂尹志述者怱然提起遂辭悖
妄增激 主上隱痛之私拖出羣奸潛伏之機雖可曰儻直之士亦難免敗
亡之臣也哉○十一日右相李健命劄畧曰誌文改撰事有都監稟旨舉
行之命矣今此誌文即臣從兄顧命之所撰而洋儒攻斥謂意危迫搆成
人臣之極罪案今於改撰之論臣何敢不顧嫌礙而參涉擬以公私分義
斷無是理 上曰誌文大臣極意撰述元無闕漏處亦無錯誤之說決不
可改撰云云○獻納宋必恒疏畧曰尹志述既斥大臣之有過於誌文且

斥甚臣之無人於論啓臣方在閣之人適此非斥之言安得晏然於職次云云答曰誌文大臣極意撰述已無闕漏錯認之處文已下石刻亦無畢之際尹志述以毒手之質挺身聚議憑據誌文沮戱大事搆捏先老相臣諸及私親造意陰險此等風習不可不提防邊遠定配左承旨趙鳴鳳右承旨韓重熙啓請尹志述定配之命還收事不允執義洪禹傳正言金龍慶疏請尹志述定配之命還收事不允◎十四日領相金昌集請竄尹志述定配之命自 上無發落趙泰耉繼陳尹志述全昧忌諱語多悖妄云云同日四學儒生趙徵等正言金樟疏請尹志述定配之命還收事不允

十月初一日朔奠 上候不平不得進參◎初四日正言趙最壽疏斥尹志述以 殿下真有可諱等語勒令父君自絕其所生之恩加非理於君父之罪請施絕島竄配之律又請兩司之交章迭疏營救志述不必顧忌

之事蒐請前承旨金一鏡宋成明前日特罷之命還寢事趙最壽之比疏
擠論異己仰救同黨之始也◎十三日卜相李頤命金宇杭趙泰采惟奎
瑞傳曰加卜鄭澔傳曰加卜趙泰耉◎十四日傳曰明日 望眞病不得
進參◎二十日發引二十二日下 玄宮以下缺
十一月初四日卒哭自初虞至卒哭而領相攝行連有 上候之故也忠
清道儒生洪瀹等疏請斬無母無君賊臣志述之頭以爲正彛倫顧人心
事入啓◎十一日承旨柳重茂疏先作玉堂圈錄全出於循私而忘公次
請右相趙泰耉前參判李光佐曲加開諭昭釋其當初心事以開進仕之
道焉◎京畿幼學金行進疏請賊臣志述付之有司亟正邦刑事盖重遏
之疏托私恩而悖大義尹志述之疏扶大義而絶私恩何其相反之若是
甚也一言而蔽曰皆 主上之罪人也 主上今當嗣服之初欲伸其私
親之恩天理人情之所當然也私情之所切 上如有此擧則爲羣下者

惟當以勉抑至情一遵 先朝已定之規關係 上意矣宜不敢以遵君
父於一毫私情而彼重遇者妄揣天意不顧大義之重投呈凶疏圖逞希
覬之心論其情狀卽一千古小人而洪濬金行進輩接踵而起欲陷 主
上於不義之地不亦痛哉 主上嗣服以後追報私親非不切矣而允諸
施措之間辭色之際初無絲毫之形見者而乃反嚴懲重遇此誠國家之
福也今日臣子亦不敢以更提往事於此時而彼重志述者幽宮誌文謂
有闕漏而怨生妄見提起旣往之事告君之辭宜其謹愼而快心斥言以
傷 主上之心論其志意雖出於扶義而惟其佚辭少無畏忌竄逐遐裔
卽其自取而自館學之儒至臺閣之臣伸救不已莫非貽憾於 上意也
後日之禍亂爲可免乎不思遠慮吁亦慽矣苟若同朝之臣固宜一心事
君有如重遇之疏出焉則同聲討之以遵 先王之處分有如尹志述之
疏出也則同聲斥之以懲 主上之隱痛則此固經權並用之道也朝著

無睽離排擊之患而今也不然討重遏也少論敢避之乖志迷也老論敢扶之奸凶之徒則益肆奸凶之計忠憤之士則益增忠憤之心朝象洋溟國勢傾危此固邪正難容而然歟誰生厲階至於斯極一則禧嬪之故也二則禧嬪之罪也噫嘻禧嬪賦性邪妖頓忘　聖母引納之德反生淫女嫉妒之心敢間坤極僭竊母位寵行八載肆行萬惡彝倫隨以晦盲國家幾至危亡詩所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者正謂此也猗哉　先王一朝覺悟廓揮乾剛乃有辛巳之處分綴旒之國勢方始奠安陷溺之人心庶可底定然毒手敢肆於臨刑之日而貽奇疾於　主上俾絕嗣續之望餘惡尚烈於既死之後而釀禍心於凶徒以致　宗社之危一女人之禍何其酷也　主上之春秋方今三十四歲矣由此奇疾前後兩宮終無懷孕之期中外之所深憂者也惟以　王弟之長盛英明都下人心慇懃慰滿自然鎮安矣◎孝橋傍有劉敬寬者為人謹愿且有識字會以司謁侍　先大

王殆近六七年而因病退居者也其言曰　先大王一日則夜深後扶杖
周行於宮闈之內歷過內人房獨一內人房燈燭輝煌自外暗覘陳設盛
饌一內人拱手跪坐於床下　先大王深怪之開其户而詢其故內人俯
伏奏曰小女則　中殿侍女而偏承寵愛之恩矣明日即　中殿誕辰廢
處西宮罪人自處不御水剌朝夕支供只是麁糲明日誕辰誰進饌爲小
女情理不勝悵然而設此　中殿所嗜之物而萬無進獻之路故以進獻
樣陳設於小女房中欲伸誠悃　上始思之明日果　中殿誕辰也即
有感悟之意而嘉其誠意遂近之自是有胎漸及至六七朔禧嬪得知之
拔納其內人結縛毒打幾至死境則置之墻下以大甕覆蓋之矣　先大
王方倚枕假睡之間忽夢神龍自地中欲出不得僅露頭角而泣告　先
大王曰殿下速活我　先大王驚悟而深怪之入禧嬪之寢房周覽之初
無可驗忽見墻下有一覆甕　下詢曰彼甕何故倒立之禧嬪以巧辭對

曰空瓶本來倒立之也　先大王即命內侍使之正立之則其中露出結縛之女人　先大王大驚而看之則乃向夜所延之內人而血流滿身命在呼吸急令解縛先以藥物灌口次以米飲注咽食頃始有生氣遂置於正寢挾房朝夕救護幸得蘇甦而胎亦安矣　先大王自是之後知禧嬪之惡遂有疏斥之心而頗有向意於　中殿及夫崔氏乃生王子　先大王十分喜幸下教崔氏曰汝有至誠於中殿故神明所佑使我近汝而有此弄璋之祥即以中殿之故也若非中殿誕辰之故汝何明燭而設饌適見於我過之時乎今日弄璋之祥即中殿之所賜也崔氏仰對曰今日下教節節至當若知弄璋之祥果由於　中殿則宜有復位之處分也上曰予心亦然矣遂有復位之舉如此異事滿朝百官皆所不知而我獨知之云云至矣盛矣我　閔中殿即聖母也自嬪于之初貞正之德節儉之風雖周之太姒漢之馬后無以加焉篤生之慶居然漸晚以是用意懇惻

大殿遂納禧嬪而乃生世子則欣幸愛育無異己出而反為禧嬪之讒間
廢出西宮而六年之間初無一毫怨尤之心自處以罪人雖盛暑深掩宮
門不見天日雖隆冬因御絺綌不服煖衣自廢水剌只進糲飯矣自本房
進献松茸矣　中殿對而不御悲感不已侍女問其故　教曰此是　大
殿所嗜之物我何忍獨食耶仍退出之廢處西宮已多年所而誠愛　主
上之心去益彌切不小懈焉天日明臨感其至誠因　中殿之誕辰而使崔
氏設饌因崔氏之設饌而使　主上適覽遂致弄璋之祥復位之慶孰使
之然也天使之然也則使天而使之然者誰也我　聖母之至德至誠之
使之然也 以下抉
十八日成均館同知事李宜顯大司成金雲澤啓以尹志述被遣事　聖
廟之多日空齋極為未安事允五啓而始有尹志述竄配還寢之命　先
大王為國家萬世之慮乃有辛巳年至精至微之處分盛德大業實合刻

之金石傳之萬世矣然幽宮誌文全然闕漏撰誌大臣雖出於不得已爲
君諱親之意而實爲大欠事也滿朝諸臣非不知也而或規避而不欲言
或畏慎而不敢發尹志述以年少儒生挺身獨當言雖乖激義則明正
先大王四十年培養之德於志述有可驗矣尹志述所懷中竊歎臺閣以誌
文有關事無一人陳達於　経筵之下有非斥之語臺臣宋必恒只陳引
咎辭職之疏初無志述之請罪之辭而此批旨有志述遠配之　命主上
深憎志述有可驗矣上自大臣下至諸臺而伸救志述終不　允從而及
夫泮儒之多日空齋然後特寢志述竄逐之　命主上重賢館之意賢館
立正論之風庭可以觀美於今日然正類扶志述之疏則每靳俞　允邪
黨討志述之疏則必下温批　上意之所向有可以揣得而凶邪之徒非
不知以志述供辭出於正直以　王考策封實爲當然而討志述而爲禧
嬪者乃是迎合　上意芟夷正類之計也捨　王考而議宗室者乃是門

生天子擅國柄之計也志述竄配之 命還收未幾乃有臺臣趙景壽之
疏而請志述則絕島拳堂儒生一并逐出營救兩司諸臣國子堂上及大
臣并請罷職此乃邪黨之謀計已成排擊正類之大機関也
二十六日遠接使俞命雄畿伯李墣迎勅後入來北使知會膽本有相見
世子時並諸子姪以見云云實是無前意外之事也中外見聞者莫不驚恠
矣及至 主上接見北使於館所之日北使乃以皇旨如此之意言于
主上 侍從三大臣諭以禮義之不然事理之不當一切防塞彼亦不得
力請而其事仍得寢止 主上自春宮時屢接北使凡諸周旋動作之際
禮義棣棣火無失措然病氣形諸於外貌二十年間北使來者非止一二
而見 世子容貌皆有未滿底意而歸自此彼中稔知 世子有非常之
疾也及其封典之使來也必有皇旨者有所云云者矣彼中之法有違皇
旨者死其三族今若無皇旨則彼使何敢矯命於外國耶明非彼使之為

僞也是故来使自中路已有此言儐臣鄭〻力阻則彼乃曰若不奉行初
不詣闕直當回程爲言儐臣萬端開喩於上价無撓抵京及見　主上又
傳皇旨所云而侍衛諸大臣據禮牢拒彼亦無奈不得更請実北客謂以皇
旨請見　王弟子姪此回彼中之失禮而意外之事也其在本朝之臣也
同心相議只爲防塞之道也不冝歸責於儐接之臣而右相趙泰耉劄斥
儐臣與廟堂儐臣與廟堂有何咎也禮判朴泰恒陳疏請罪任譯不亦謬
哉且趙泰耉劄中有曰陪臣受之爲冒嫌云　主上既無他子姪只有
王弟延礽而已冒嫌二字隱然侵逼於延礽亦何意也一邊之徒撕捱延
礽厥惟久矣今者右相之冒嫌二字露出膓肚之久包藏者而北使之請
見　王弟子姪之言適足爲宵小吹覔之端矣◎承旨李眞儉○疏畧曰噫
方今嗣服之初羣下所仰贊於　殿下者惟當以勉抑至情一遵　先朝
已定之規冝不敢以一毫非義導君父而彼重遇者妄揣天意伺釁闖發

不顧夫義之重而圖逞希覬之心論其情狀萬々切痛　殿下所以深惡
而嚴懲者也以必殺為過重而臣過○死罪竊有妄度或者　聖意之於深
防以為寧失於過也信如是則誠國家之福一重過之死何足道哉　殿
下施措之間既無毫髮可爭之端今日臣子亦不當更提往事於無事之
時不顧諱親之義以傷　殿下之心也亦明矣彼恚忿者獨何心腸了無
顧忌惟以斥言為快其絕恩傷倫之言臣不欲復進於　殿下之前而深
亦今日臣子是何○忍耶臣謹按詩之衛風河廣註豐城朱氏論宋桓公夫
人之事曰母出則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初無絕道也宗廟之中不以恩
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盡其誠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
意盡其孝敬於慈母則內亦不失於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以
此觀之其無絕母之義既已昭載於經傳矣蓋宋桓夫人之事比之今日
其事蓋殊而若其所生之義今古何異使天下無諱親之義則已有乳乎

已行之而春秋無讎母之義者昭如日星鑿鑿可據果如志述之言必使
殿下絶所生之恩而後方快於心耶噫彼鄉曲無知之類冒儒爲名童穉
乳臭之兒受人指嗾者渠何省識惟其潛伏暗揣頤指煽動者不顧禍國
家而乖人倫吁亦甚矣重遏處分已嚴其身已死則固無可論於費辭更
論嘗試嫁禍之徒接踵繼起者將不知其幾何也志述之罪與情所憤彝
倫所斁　殿下旣下嚴教罰止遠配此出於斟酌處分則今日廷臣固當
同辭嚴斥以雪君父之辱而不惟不此之爲又從以極力伸救有若扶護敢
言之士奬詡立節之人者終至於操持君父反汗而後已必使甘受其辱
無所措手徒知有志述不知有君父此何心術此何義理臣竊痛之臣意
以爲　殿下與其含憤隱忍一任群下之歡弄毋寧更正志述辱君父之
罪仍治黨與之紛紜伸救者以嚴方來焉且臣於丁酉獨對時事有欲言
者其先已發於入診之時則獨對之由入對大臣宜默揣者而不待承史

之導前投足於迩英一步地已非人臣光明底道理入侍時說話史官不
得書之則非外人所敢知而既曰宣教則不可謂必無是事至今四年之
間中外人心莫不以此為大臣之罪而臣愚以為遽然獨對為可罪入侍
以後事不欲抑勒深罪以傷仁恕之道而第大臣應命赴燕也上劄得請
銀貨乃敢以丙子使行時彼人所引大明會典事為言者實非人臣之所
敢言者會典事々在久遠　殿下亦何以得其辭乎丙子請封儲位時致
相臣徐文重為上价之任彼中言會典中諸侯王年滿五十實無子然後
始許承重為嗣之語而不許封典其後再請乃得準副恩之至今為東方
臣子其不憤惋而我　殿下正為春宮殆將三十年所代理萬機屢接北
使則雖彼人必不容他意於其間而大臣乃敢以逆探彼人未崩之心敢
自援引於今日以為恐動之計者此何心也况其所請於彼者自是應行
之常典雖不費一錢自可順成而六萬餘銀貨用之何處耶云々此疏至

月十六日入啓十二月二十八日 下批
十二月初四日 大駕至送勅使于慕華館 聖上自卒哭後朔奠望奠
連未參焉召對講學亦多闕矣而至於諸臣疏批或五六日不下或十餘
日不下或一朔不下此專由於 玉候比前添加神氣亦多昏迷未能振
刷之致也◎執義洪禹傳陳疏以諫其略曰 殿下嗣服之初雖於深墨
之中猶且頻命召對引接不怠羣下欣聳皆謂吾 王克勤之德可趾於
先朝云矣于何比日以來聽納稍倦事務多滯諸臣章奏不即賜批臣竊
惑焉伏願 殿下繼自今亟開講筵頻接學士大夫克盡典學之工凡諸
疏章即賜批旨隨其是非明示處分俾絶停滯之歎以昭淸明之理云云
十四日上候吐黃水一升許神氣尤不平焉◎二十九日傳曰春夏秋冬
四享大祭親行而朔望殷奠以獻官攝行事磨鍊◎校理金濟謙劄子伏
以臣伏聞傳敎有 孝寧殿四享大祭親行朔望殷奠則以攝行磨鍊之

命臣於此竊不勝慨然憂歎之至伏惟先大王劬勞永閟音容日邈隙駟
迅快歲籥將換擧國含生莫不哀隕罔極伏想殿下皇皇靡及之痛尤
當如何哉　殿下一身之重關係　宗社安危上有慈聖之憂念下有臣
民之依仰其不得經情直行以盡匹庶之蹤節也不翅明矣而自三虞以
後允于祭奠連未躬行前後諸臣多以此爲言此亦出於人臣斷斷忠愛
之悃而非小人姑息之愛也　殿下積年焦灼之餘卒罹此巨創其所毁
敗亦已多矣疾疢之作理勢則然矣每祭日當有攝行之命則羣臣莫不
震動深以　聖體之未康爲至憂矣愆候有所難強則四享大祭容或有
不得親行之時而如其不然朔望殷奠獨何攝行以貽其如不祭之歎哉
今復預爲定式如此則臣恐其不足於遠邇之聽聞也夫人子之致哀親
喪宜無與於他人而滕世子面墨哭哀則四方之吊者大悅魏孝文居喪
躃慟則羣臣亦哭而此可見天理之所自然人情之所同然而今日羣臣

之望於君上者亦以此耳嗚呼　殿下之平日講學豈有勝世子駙馬試劍之習哉我朝之聲明文物豈有元魏夷狄之俗也而今在廷之臣一有不盡其哀環海之內或無心悅誠服之風則豈可有遜於彼二國而為臣而不言者其罪亦豈止於墨刑哉如臣無似忝叨經幄成就君德固非所敢望而畏罪暗嘿實非臣義之所當然也玆敢冒萬死瀝血而言之伏乞
聖明亟収成命而　聖候若不至於難強則仍命親行明日之奠以光
聖孝以答衆望　傳曰今觀校理金濟謙劄本力請親行滿紙臚列其事體殊涉未便遞差◎政院右承旨南道揆右副承旨鄭亨益啓曰即伏見
備忘記有金濟謙遞差之命臣等聚首驚惑莫知所以為喩也夫玉堂之劄請親享寔出於斯〻忠愛之誠而不料其言不概於　聖心乃有此未便之教不少假借至於特遞其職是豈臣等所望於　殿下者哉噫隙駟難留歲籥將改伏想　殿下哀慕之誠自倍於他辰親祭殷奠情禮當然

此何待羣下之言而非日乃有殷眞攝行之敎則其出於自量氣力有所
難强亦可以想知矣在廷臣僚自聞此敎孰無憂慮之忱而彼儒臣之繕
繕劄論只自附於有懷必陳之義而已在　聖上聽納之道隨其言之可
否可則納之否則置之無所不可而何至於顯示未安之意有此嚴斥之
敎耶　殿下嗣服以來允於章奏之間設有過中之言輒加優容未嘗摧
折　聖度淵弘孰不欽仰而獨於堂劄處分太過臣等竊爲　殿下惜此
擧也伏願　殿下亟賜諒察特收金濟謙遞差之命。傳曰忽言。思惟濟
謙陳[劄]亶出忠愛予實愧之爾等之言尤爲切至可不允從焉猗我　主上
仁孝之姿也剛明之主也而惜乎其有疾病也　閔中殿當復位之日宮
門如前枷鎖陪從之人儀仗之物不爲許入　世子年甫七歲聞　中殿
復位之令欣忭踴躍懇請祗迎於　大殿〻〻嘉其誠孝特許之遂詣西
宮則宮門不開無可以入因叩其門而號之曰　中殿母主命開此門小

子祇迎而來耳 中殿始知世子之來不勝喜悅親開其門伊日 中殿
撫頂之愛 世子繞膝之喜宮人莫不動色矣於是 世子泣請乘輦
中殿乃許遂陪從入闕自是之後朝夕問寢之外常常入侍思盡慰悅之
方殆若私家之母子雖文王三省之孝豈過於此也禧嬪雖甚忌之孝奉
中殿一如初度此豈非仁孝之姿乎及登天位一遵 先王之懿則無所
毀易任用 先朝之大臣無所遺漏銓曹擬注之際雖微末庶官正類則
必點之邪黨則斬点之雖於靜攝之中從諫如流聞過必改雖堯舜之聖
君豈過於此哉至若疏批之多日遲滯朔奠之累闕親將 玉候比近加
添神氣無常昏迷未能強起總領之致也若其陽火乍降神氣少清則交
攻之章奏從可否而批下皆合中度無一差謬豈非剛明之君子蓋其疏
批之遲留殷奠之攝行實緣於患候難強之故也又於日前吐出黃水之後
上候一倍添加乃有正朝朔奠攝行之命 上候如此之中設有親行之

令為今日臣子者固當以攝行勑勉而先是有洪禹傳講筵頻接疏批即
下之章至是金濟謙亟收朔祭攝行之命切直規諌殆若無所愆　候而
惰於親覲者然洪禹傳金濟謙既在近侍之班豈不知　上候之難強而
然猶如此也無他也國舅魚有龜朝夕承候而甘聽一邊凶徒譸疾之誘
宣言曰　上候如常蓋其不忠不測之凶計而上候一款仍成時諱矣而臣
故陳此疏者欲承賓病難強之批矣而乃有金濟謙遞差之教誠是意外
處分也竊意主上以為病勢如是難強而為臣子之道必無憂念底意臚
列前日攝行之過而力請親行明日之奠聖心深以為未安遂有遞職之
舉矣及夫南道揆鄭齊益之聯啓開恢也憣然覺悟即降予實愧之温批
有君如此庶無疾病有臣如此以盡匡輔則熙隆之治可見於我朝矣邦
運未安以若聖君而有難強之疾邪黨乘機雖有正類而無盡職之道吁
可歎也一自趙重遇尹志述之出也討重遇而扶志述者世謂之正類討

志述而扶重遇者世謂之邪黨　主上患候則挽近添損儲嗣大本則尚
無所立正是同朝之臣一邊憂調治上候一邊議定策儲嗣未遑他念之
時也而邪黨則以為此時可乘也內結貴戚以圖從患之路外討志述以
為容媚之計乃以宗室之子昭穆之親者定議定嗣內外之和應漸成則
朝廷正類欲先除去以　先朝失志之徒作為先鋒吹毛覓疵爭投悖疏
正類則不勝憤激深痛奸邪交章發明對舉斥退於斯之際日設大戰場
於朝廷之上國勢之危亡可以指日而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趙泰采此
四相最是柱石之臣而可以保六尺之孤者也是以邪黨最為撕捱必欲
擊去而後已首發之柳重茂則謂領相都堂錄循私投疏侵詆再發之趙
最壽則謂領相劄救志述疏請斥去三發之李真儉之疏則先以不顧大
義苟遑希覬等說畧論重遇而繼以子無絕母必使　殿下絕所生之恩
而後方快於心等語潛扶重遇而毒斥志述又繼以力救志述擠持君父

反汗而後已必使甘受其辱徒知有志述不知有君父等說置諸臣及頒相於使君受辱忘君護黨之罪又提丁酉獨對時事及赴燕時銀貨豫備事構成李判府大罪案然而惟其獨對之事則 先王教于大臣曰方今世子本是柔弱之質而禧嬪之變後仍成奇疾似無嗣續之望予之深憂也大臣未及仰對而更 教曰予年衰病深實難酬應方使世子代理矣對奏曰 世子代理國家大事此聖教豈臣獨承之事乎宜降傳旨於中外矣更 教曰予欲行唐太宗故事卿意何如大臣驚惶失色曰 殿下何出此教不知所對仍蹶起而退此是獨對時說話也史官不得書之則外人何可知之而凶徒欲探大內之事潛結宦侍蓋已久矣宦者金景樀因凶徒之探問以獨對時說話密告之而播傳於一世也 先大王旋即悔悟遂下絲綸發明大臣之無罪其若大臣以伊日聖 教從以承順則可為罪案而纔聞此教怫怫防塞汲汲退去謂之得體可也欲行唐太宗

故事之教即 先大王之過誤也非大臣之過罪也今欲搆罪於大臣者乃搆罪於 先王也至於銀貨之事則乃是兩大臣及三使臣同議依前備不虞之事也而今作李判府獨翔始者然 亦為搆罪之端同議之兩大臣三使臣同在搆罪之中矣若以其銀浪費不還則可以為罪案而使還之後依本數還納則有何聲罪之事乎四發之趙泰為疏則北使之請見 王弟子侄也謂以接應諸臣不為直陳牢塞之意只以何以為之一句泛然仰禀咎責無餘搆罪深緊雖出於欲加罪之計不亦謬哉國有大事安敢不告君而自下擅行者乎北使之請見 王弟王侄實是本朝疑難之事也領右相以何以為之仰禀者一則為先奏彼言之如此也二則以不敢自下而擅斷也三則以禀旨舉行之如何也而牢塞一款次第件事也若其不告於 主上自擅防塞則亦不以眼無君父自下敢擅為罪耶此皆煽動禍亂之機也搆殺正類之計也至於趙判府泰采元無可據之

事故姑不舉論於羣奸之跡然其嫉妬之心則與三相無異而並稱四凶
螽斯之慶今難望矣遵 先王之意而定策於堂々 世弟欲保國脉者
反為凶耶捨 主上之弟而議嗣於遙々宗室要竊國柄者反為忠耶惟
四相定策 王弟之計天經地緯日明月朗萬古不易之正類也噫羣醜
立嗣宗室之事貝織鴞鳴蠢賊狼噬萬古難逃之逆節也